

華嚴原人論解序

茲三

長安大開元寺講經論沙門圓覺撰

三聖立言殊途妙契群賢著述隨教異宗致令執指之徒競成齟齬至若尋流討本而得其歸趣者蓋亦鮮矣有唐圭峯禪師憫之於

茲三

是稽外內之聖心順半滿之幽致製斯雅論目曰原人文啓四門義該衆美將使息其異見示彼真歸不假他求直捷令悟觀其抑揚研覈引證會通辯而不華周而不比精深切當簡妙嚴明濬畎澮以距川導江河而注海

永樂北藏

華嚴原人論

誠謂生靈妙本之指南矣自非高明圓暢深造聖賢之閫闕能如是乎裴相國嘗云如來爲說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信哉裴公既序之於前屏山李君復題之於後萬松禪老又開九對十八重以贊其說三賢皆達道之士不妄許可自非理歸至當豈君子亦黨乎竊嘗考諸圭峯箋註經論詮示禪宗逮百十餘卷唯華嚴圓覺金剛般若等章疏盛行于世獨恨斯文之未有以發明者余曩在長安嘗以講誦之暇采摭諸說聊爲訓解初欲附

第一八八冊

於文下然恐與論註相濫故別書之藏諸篋
笥自備觀覽暨抵京師因學徒諮請輒復叙
其梗槩於篇首文雖渙浚義似有宗欲知吾
人之所以爲人者得不留神於是書豈至治
壬戌四月既望叙于京師萬安之東軒

將解此論大分爲四初題目次撰人三叙引
四本文題目復二初解正題後解并序正題
中華嚴二字所宗之經原人論者正顯所造
所宗經者具云大方廣佛華嚴經清涼大師
云大方廣所證之法佛華嚴能證之人所證

法中具三大故大者體大方者相大廣者用
大能證人中有因有果華嚴是因佛是果故
華即普賢萬行嚴即文殊大智謂以大智爲
主運於萬行嚴大方廣本有之法成毘盧遮
那十身佛果故經之一字即能詮教義不異

卷三

二

常具釋此題廣如本疏今論題中所以標者
以是此論之所宗故下五教中一乘顯性即
此經故不全標者非釋經故原人論者原者
推究其本之謂也徐鉉說文解云原者泉之
本也後人從水而以原爲原隰之原今所不

取謂今欲窮究人之本始故曰原人人者涅槃云多思慮故名人又人者身口柔軟又人者名有憍慢又人者名破憍慢釋曰多思慮言爲總謂人中念慮善惡無記種種不同念念差別故云爾也身口柔軟別語善人破憍

慢言約修行者反此爲有又雜心論云意寂靜故名人釋曰此揀惡道衆苦逼迫無寂靜時亦約性說如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問佛教常言衆生通五趣等何故此論但標原人答論主約人是我同類故序云我今得

此人身而不自知云云又六道中其餘五趣苦樂不均不堪修行故偏勸人故曰原人裴相國圓覺序云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

茲三

三

耳三世諸佛皆於人中成佛蓋爲此也下文有義可檢叙之知人之源則四聖六凡類可知矣論謂評議假立賓主問答徵通研究深旨教誡學徒故名曰論若合釋者原通能所論爲能原人爲所原是人之原原人即論依

主持業次第可知或所原即人原人之論二
釋反上望上所宗即華嚴之原人論也或取
大經之目以成本論之題即分有財得華嚴
號解正題竟後解并序者并者兼及之義序
者由也引也引後正文爲由緒故以論并序
作自一人故不別立序題但附論題之下而
以并序及小書別之異正文故若望總題六
離合中相違釋也次撰人中終南至蘭若
即所依處於中終南山乃所依之總名地屬
三秦東西盤礴八百餘里終南之山揀餘山

故草堂已下別指所居泛說終南境則寬漫
故復舉此然草堂即後秦逍遙園自羅什入
秦詔於此園譯經初草堂以居之因改爲寺
寺者司也國置九寺以立九卿由漢代騰蘭
初屈館于鴻臚爾後僧居因名曰寺即始於
洛陽之白馬也圭峯蘭若者圭峯乃終南之
別峯以其山如王者所執之圭故以名焉梵
云阿蘭若此云寂靜處出家所居要離諠譁
故此土好畧但云蘭若草堂之寺圭峯之蘭
若皆依主釋然草堂圭峯相去不遠論主平

居或在草堂或在圭峯若裴相國序云論主
北遊清涼山回住於鄜縣之草堂寺未幾復
入寺南圭山故雙舉耳草堂寺望圭峯蘭若
作隣近釋或相違釋望終南山總別依主釋
所依處竟沙門等者即能述人沙門二字義

茲三

四

如常釋宗密二字論主別諱俗姓何氏果州
西充人幼業儒典遇荷澤和尚之孫圓和尚
於遂州因緣有契遂從剃染學該內外宗說
兼通造華嚴圓覺等諸經論疏鈔著禪源詮
並行于世廣如本傳沙門望宗密通依主持

業二釋望上終南山等能依所依作釋可了
述之一字陳功業也先德云叙理名述先來
有故作故名造今新起故此論創製理應名
造良以論主蘊窮源之妙慧暢博達之宏才
布之以名句文身著之於翰墨簡牘誘邪迷

於正道斥邊微於大方有功不伐但云述耳
述通能所作釋可知釋撰人竟自下第三序
引分三初通顯大意次別叙諸宗後正明造
論初文亦二初就所原以標宗文云萬靈云
至枝末者即舉外事爲例也萬靈者羽毛鱗

介昆虫之屬其類不一咸具覺知故曰萬靈
蠢者出也爾雅云作動也昆虫之類遇冬則
蟄逢春而動故字從春及虫昆音今論文中且
舉虫蠢動之微以況於人其實該於卵胎
濕化也言皆有其本者本即因緣瑜伽釋衆

並

五

生云思業爲因穀胎濕染爲緣有五蘊生圓
覺云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
生皆因媾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
又俱舍頌云倒心趣欲境濕化染香處楞嚴
云卵唯想生胎因情有濕以合感化以離應

金剛論云受生攝依殼而生曰卵動類也含
藏而出曰胎欲類也假潤而興稱濕濕以合
感趣類也不由父母但自想合無而忽有曰
化化以離應假類也化亦自想懸想勝處情
愛彼境即便化生故云離應故知衆生之類
無問巨細皆以愛染而爲其本耳此舉有情
爲例也○萬物者百穀草木之類芸芸者繁
茂之狀此文借老子彼云夫物芸芸復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云云彼意謂萬物皆自
道之所生還歸於道是復其本根也今意但

取物各有根然後方得枝葉茂盛此舉無情爲例也○未有下上二句順明此句反結唐韻云一在木下爲本根株之謂也一在木上爲末枝葉之謂也若無根本那有枝末○况三才下正顯所例况謂比况上明虫虫草木

尚有因緣比擬於人亦當如是安得不窮其本致乎言三才者天地人也才謂才能謂天有運動之才地有生成之才人有鑒慮之才古人云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既曰最靈是勝於萬物者也可無本乎○且知人下後就能

原以立理此二句文全取老子明皇注云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無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彼疏釋云知識察也言後心生智識察前人之美惡可謂之智若反照內察了觀其心不生知法是謂明了今文

堊

六

則用之意則不止如此如下顯真源處了性同佛方是此宗真實智明以本該末亦無遺矣○我今下反顯須原我者論主自指五蘊假我蓋舉自己以激勸他人也稟謂稟受如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謂有所稟受而

得此身也所從來者即前世所稟依內教說即過去業惑展轉乃至本覺真如是也曷者何也他世即後世也趣謂趣向謂捨此身已當生何道天耶獄耶或升或墜意云既不知生從何來又焉知死所趣向乎如夫子云未

知生焉知死此之謂也天下古今人事者天下橫約處古今豎約時人事者如運祚興亡風俗美惡禮樂成壞刑政得失之類是也然知所從來及他世所趣即前自知之事天下古今人事即前知人之事蓋原身爲本天下

古今爲末必未究其本然後窮其末則不失其序矣若夫終日論天下古今至於此身而不知究則是棄本而事末矣如馬遷修史而不免於煩刑楊雄著書而竟終於投閣謂之明智可乎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之謂

終三

七

矣○故數十年下順成得旨學無常師者言不但師於一人也清涼云益我爲友人皆友焉博謂廣博考謂考究內即佛教宗說之旨外則儒老百姓之書其志在於窮究自身之本非爲干祿求名之學也夫子云古之學者

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已者止也原之不已者
有所未至心不止也功成必致故得其本故
論主圓覺疏序云髻專魯誥冠討竺墳禪遇
南宗教逢圓極又云行詣百城坐探群籍皆
其事也○然今下別叙諸宗先叙外教明教

大師云宋高僧契嵩禪師作輔教編問於朝
廷仁宗許編入藏賜號明教大師下
文多引用之矣道教與儒教同源出於三皇五帝故
今從古相合以明儒即儒教孔子爲主成氏
南華註云儒姓鄭名緩篇韻訓云儒者柔也
道即道教老子爲主其後列禦寇莊周皆宗

之後世張陵之徒雜以邪說非老氏之本旨
今言道教但取老莊言乃祖乃父云者傳約
從本流末續謂以末繼本謂祖傳父父傳孫
世世不絕子續父父續祖展轉乃至高曾遠
祖故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遠則下展

轉推窮則自混元一氣云謂天地之前唯一
元氣混然不分故曰混沌剖謂剖判即混沌
既分之後陽氣輕清故上升陰氣重濁故下
沉升者爲天沉者爲地二氣和合人生其中
是爲三才從此漸有萬物道經云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明皇注云一者冲氣也言道動出冲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冲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曰二生二陰陽含孕冲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曰三生

卷三

八

萬物又周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鈎命訣云易有五太一曰太易氣象未分也二曰太初元氣萌也三曰太始形之端也四曰太素形變有質也五曰太極形質已具

也從此漸生天地萬物列子亦有論中雙合二家之意爲文談上諸說雖小不同皆以氣爲初始漸有人及萬物故○論結云萬物與人皆氣爲本○習佛法者下後叙內教此雖總言佛法意乃別指權小近則下指人天教

遠則下一句小教阿賴耶識即法相教於此三中前不兼後後必兼前中間云乃至者謂惑又從執而起然或與執各有二種惑二種者一煩惱障二所知障執二種者一我執二法執謂五蘊等從衆緣生本無實性衆生不

了計以爲實名曰法執由執法故於諸理事
世出世法不能通達名所知障此五蘊中法
尚叵得況主宰者衆生於中妄計實我名爲
我執由執我故煩惱障生應勞競興業報不
息由此輪轉苦果無窮而二乘人但除我執

疏三

九

煩惱障未斷法執所知障菩薩雙斷二執二
障然此二執二障於賴耶識皆有種子從種
生現起惑造業推窮其本則自賴耶故云乃
至廣如下明○皆謂下總非如上所說皆是
聖人權漸之談非究竟了義之旨恐人執滯

故總非之意在責人非斥法也○然孔老下
通妨也恐有難云如前所說元氣陰陽業惑
識變皆是孔老釋迦至聖所說何得非之故
今通云自是學人不達聖意豈孔老釋迦之
過歟然則聖意若何論云然孔老云此乃總

出三聖立教之意也言隨時應物者孔老之
時此方人根未熟尚未堪聞因果之說况佛
性了義之談故孔老先以仁義道德而漸誘
之且指元氣陰陽爲本西方佛出世四十年
前人根未熟未堪聞於佛性了義之旨是故

大覺且隨三乘五性之機說業識變等至四十年後方說一乘故法花經云又默斯要不務速說皆顯隨時應物也言殊途者謂殊異路途即指前所說元氣業惑等立教不同故曰殊途言內外相資等者資有籍也助也謂

雖設教不同然亦互相資賴道並行而不悖也蓋佛教籍儒老爲誘物之始儒老籍佛教爲成物之終如目足相資方能全濟又震旦之機宜以仁義道德而化故孔老以是化之餘方之機宜以業惑等化故大覺以業惑等

化之衆生不一故曰群庶○策勤下躡迹重通恐人難曰三教聖人利物之心既同則應三教皆可原人何故此中偏宗佛教故復荅云利物之心三聖雖同權實之用三聖則異儒道一向是權佛教兼於權實今取實教了

卷二

十

義故偏宗佛迷於權實豈達聖意言策勤萬行者策謂策發萬行者且言行門之多不但說施戒等至於四諦緣生十善五戒四禪八定儒老五常道德等皆在其中細詳文意自可見矣因果始終唯明佛教修因爲始感果

爲終或約一人先後爲始終也萬法至本末亦通三教儒道以氣爲本釋教以業惑八識真如爲本隨宗不同末則可知從上策勤萬行下至雖皆聖意縱也而有下奪○應再問云三教之中何權何實故下句云二教云云言

權實者權謂權假亦曰權宜秤錘曰權言能酌量輕重以喻聖人方便分別事宜隨器授道孔子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也實者果之核取其堅也亦確乎不可拔之謂也然則二教之權與佛教之權可得聞乎答曰宜顯

有異二教之權即真權也佛教之權乃顯權也何以言之明教大師云權也者有顯權有真權顯權則爲淺教爲小道真權則爲異道爲他教釋曰淺教如法相破相小道如二乘人天此之三乘不言人天如化城之喻是佛隨宜

之說故曰顯權真權者無方妙用潛興密應或爲異道之師以化正彼類或爲他教之主用他教法以利于世如華嚴經云或持牛狗及鹿戒或著壞衣奉事火等又清淨法行經云吾遣迦葉以爲老子又遣淨光童子示爲

仲尼故知孔老皆大覺冥權也

上來所釋皆取明教自注

文意用之

○策萬行下前則總明三教權實今則

別明權實之用言有縱奪亦應先難云前明教有權實唯宗實教則應權教皆無用耶答曰是何言歟夫聖人設教各有攸當或權或

實隨器所宜故此一科即顯權教之有用也初句如前已解懲惡勸善者懲者戒也止也即止惡興善也儒教三綱五常老氏保雌守弱釋教三學六度莫不皆使人止惡興善而已泛常所說三教大同者此之謂也尚書云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今借用之明教云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愈疾也后稷標百穀不同而同於養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證此可知遵者依也所歸既同依行皆可是故依儒教則爲成德之君子遵老氏則

爲清靜之真人稟釋教則出三惡而往人天乃至究竟證三乘而圓二果者矣○推萬法下前縱此奪即顯實教之用也亦應問云既三教皆可遵依又何必偏遵實教故今奪云推萬法云云大意前言三教皆可遵行者但順

聖人隨宜益物治已成之人身非欲窮究所以成人之源本欲窮其本則非了義教莫能盡之言推萬法窮理盡性者推謂尋其本致窮謂極其根源盡謂竭其蘊底萬法即色心等世出世法然窮理盡性語出周易彼繫辭

堊

士

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彼注云理謂理數性謂性能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能若窮其理數盡其性能則順性命之理又儒宗以天所賦爲命今佛教亦說理性故借彼文取意則異

理謂道理真理性謂法性心性不取天賦故不言命謂真如一法橫對諸事曰理廣也豎貫一法曰性深也然在無情曰法性在有情曰心性亦曰佛性亦名本覺亦曰如來藏即下顯性教中所說具性是也謂色心等法從

緣而生無實自性全是真如隨緣所成故此萬法皆以真如而爲本源故論主圓覺疏序云萬法虛偽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此推萬法至本源之謂也唯識亦云此諸法勝

義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諸法實性亦此義也言至于本源者非離真性之外別有本源但約教詮淺深之異故有至不至爾起信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乃至云唯是一心故名

慈

七

真如又立義分云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一者法二者義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故明教大師云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所以出者固其本也此本則萬法之

大本也注云人天與佛等三乘聖人誰不從此一性所出則知性者爲萬法之本源矣華嚴經云云何說諸蘊諸蘊有何性蘊性不可滅是故說無生分別此諸蘊其性本空寂空故不可滅此是無生義衆生既如是諸佛亦復然佛及諸佛法自性無所有則知不生不滅真如妙性實諸法之本源矣非一乘了義何以臻此言決了者謂決定了義亦決斷顯了也此言佛教別指顯性○然當今學士下正明造論先顯餘宗未了爲造論之緣由此

言學士即通指習二教者士即人也各執一
宗謂習儒者唯執天命習老唯執自然等更
不復博究圓暢○言就師佛者即別指內宗
習權教人或執業惑或執識變不信一乘實
教設談佛性定揀闡提縱說真如但云不變

有所未悟故曰仍迷其猶衆盲抹象豈識象
之全軀坐井觀天寧見天之無際○故於下
結責也問此科與前別叙諸宗何異答前就
學人所知以顯教之權實今約學人所執爲
造論之發端向使學人無封執之情則論主

可以亡言矣○余今下正明造論分三初先
叙所憑余者我也論主自稱之詞還依內外
教理則見解圓融而無偏局之弊與夫未嘗
讀佛書而輒議佛者相去遠矣夫子云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論主之謂歟○初

整

古

從淺至深下次別示言從淺至深者即指論
初二門斥迷執偏淺也於中前前淺而後後
深斥滯令通者即破執情而顯圓解也極其
本者指第三門顯真源也極者至也○後依
了教下即指第四門顯示展轉等者即第四

門中用顯性了義會前所斥同一真理也○
文有下後結名可知○大門第四釋本文中
分二初標列章門四門次第如向已說○釋
初章中先牒門名斥者排擯義唐韻云逐也
遠也謂驅逐令遠去也迷謂惑而不悟執謂

固守不移○儒道下二正指儒道三就彼詰
難四結顯本了就次章中文分三段論云儒
道二教下正明所本二宗合辨其義如前小
有不同隨文當示言皆是大道生成養育者
即老氏意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

寂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名之曰大明
皇云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
體故名曰大母者取其生育義也老氏意云
我見一物混然而成出於自古非聲非色卓

終

五

然挺特不逐物移遍萬物中安然坦蕩衆妙
由之而出宜其爲之母也故爲獨立名字曰
大道焉又德經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
成之彼疏云道降冲和之氣陶冶萬物萬物
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德得也畜養也謂萬

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得畜之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曰物形之道爲萬物作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曰勢成之又云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彼疏

云始之爲生養之爲畜令增進曰長字撫爲育輔相曰成遂終曰熟資給曰養陰庇曰覆上之八字皆道德功用之謂也○謂道法自然下明生起次序然道法自然一句全是道經彼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云

人謂王也爲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之性也又云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用道與自然體用之稱非謂

道法効於自然也今論正用道法自然一句者不取人君法則之義但明自然之道在天地之先而已恐欲知源故具引之言生於元氣者取道經意彼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如前序中已引但今論中生

於元氣即彼道生一元氣生天地即彼一生
二二生三天地生萬物即彼三生萬物蓋變
其文勢貴異前耳而意則同然前叙中混沌
即儒者之說此言大道即老氏之意前後手
舉顯二宗之大同也○故愚智等下約人顯

茲

六

本愚謂諸情暗鈍智謂慧解高明貴謂名位
尊榮賤謂身職卑下貧謂資生闕乏富謂財
用豐饒苦謂逼迫心形樂謂諸根適悅然愚
智約性貴賤約位貧富約資苦樂約受亦應
言吉凶壽夭妍媸病健等觸類可推矣此皆

人中品類不同言皆稟於天由於時命者儒
宗泛說多止天命時與命皆數也論語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故死後下前約從
本起末此約原始反終天地者儒宗所歸虛

無者老氏所復道經云夫物芸芸復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云云言萬物既稟天地元
氣而生如草木依根而得榮茂死則復其本
始如草木凋落精脉還其本根是復其所稟
之性命從天地生復歸天地者如邵子云上

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此之謂也○然外教下明立教大旨言外教者謂佛法之外也言依身立行者儒宗五常百行老氏保雌守弱皆以修飾其身而已大學云自天子達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孝經

堊

堊

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老氏云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等不在究身之元由者不言此身因何而有何故得爲人何故爲畜等縱若說者不過大道元氣而已言象外者象謂物之形象易繫辭云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如乾卦三連以象天純陽坤卦六段象地純陰亦如丹青圖畫肖物形容故唐太宗聖教序云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又世俗說天圓地方則知天地皆有形象也今世教所談

至大者不過天地而已而人畜萬物皆在天地之中故其所論不出天地之外故云所說萬物不論象外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則知天地之外孔老非實不知但以世人智淺未足與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況象外乎○雖指大道下
釋通妨難恐有問言彼宗亦說大道元氣等
生成萬物大道元氣即是身本那言不究故
今釋云雖指大道云云論文畧舉且言大道實
兼元氣天命父母等也然元氣父母等但是

生身之具而非即是身本譬如孩穉見母籠
甌取餅啖之便知是餅籠甌所成後來索餅
即指籠甌豈知籠甌但是成餅之具豈是餅
之所本哉今元氣天地等籠甌之謂也執爲
身本孩穉之見而已而不備明下正顯所迷

順逆起滅者謂內教所說十二因緣迷則從
無明起行展轉乃至有生老死即順生死起
動而成流轉也悟則從老死逆觀乃至無明
遂起智斷無明由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生老
死滅即證聖果此明逆生死而還滅也此十

堂

大

二支通大小乘義門繁廣非畧可盡言染淨
因緣者有二一約小乘其說又二一者如前
十二有支由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是染
因緣由無明滅行滅乃至老死滅是淨因緣
二者約苦集滅道四諦謂苦集是世間因果

滅道是出世間因果由造集諦因感苦諦果
名染因緣由厭苦故起道諦智斷彼集因苦
果不生證滅諦理名淨因緣故淨名云從癡
有愛則我病生衆生病愈我病亦愈二約大
乘亦二一約法相宗謂藏識法爾包攝三乘

及三性名言種子而一切衆生有無不同若
有三乘種子者遇緣熏習修行斷障當得三
乘聖果名淨因緣此目三乘總說應別明之若無三乘種
子但有有漏三性等種即造三種業福非福不勤
三界流轉名染因緣二約法性宗真妄和合

成黎耶識若迷之時染法即前有力淨法
也無力向緣下轉沉輪三界名染因緣悟時
淨法有力染法無力背緣上轉成四聖位佛菩薩緣覺聲聞亦信賢聖果名淨因緣廣如下引此等法義
外教豈知况能備明○故習者下約人顯執

教三

九

孔老所說但是權宜不執則爲入道之緣固
執則爲障道之損圭峯云儒資戒律道助禪
那此其緣也八難之中世智辯聰反成爲難
此其損也宜自擇焉○今畧舉下三就彼詰
難於中有四一難道生此唯老氏所執詰者

問也假立賓主難疑答問論之式也所言萬物至而生者此句牒彼所立下皆準知○大道即是下正申難也此有二難初道常物亦應常難彼以長生久視為道故作此難之初二句按定基謂基止亦曰鑑基爾雅云基初也○基本既其下正難道既是常物亦應常如世子孫還類父母則禍亂應常禍亂非人力可以剪除福慶應常福慶非積善可能增益故李思慎云老以生與死命也悉是道之所為聖與不肖性也但是天之所與天與不

可逃道為不可捍知天道之不可逃捍者則能安處長生守全性情云云○何用下反質破恐云設如禍福不可增損復有何過故今難云如此則孔老設教遂成無用良以聖人見善有益可以致福故勸令為善見惡有損可以致禍故教令遠惡則知吉凶禍福由我致之既道使然於我何預勉之修善曾何所圖○又道育下二禍福倒置非尊難育謂鞠育胎謂含孕舉為文虎狼害人之獸豈道畜之而使害人桀紂暴虐之君豈道孕之而使

虐民必曰道生道何不道桀者有夏十七世
君名履癸謚法云賊虐多殺曰桀劉恕通鑑
外紀云桀爲無道暴戾頑很貪虐荒淫武傷
百姓天下顛怨伊尹佐湯伐之桀戰不勝奔
於三股之國湯又伐之放於南巢而死紂者

聖

干

殷三十世君帝乙之子名受謚法云殘義害
善曰紂外紀云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因
寵妲己作酒池肉林爲長夜之飲用炮烙之
刑剖比干囚箕子周武王舉兵伐之紂不勝
遂自焚而死天短折也顏即顏回字子淵冉

永樂北藏

華嚴原人論

即冉耕字伯牛皆孔門弟子四科中德行科
也論語云賢哉回也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死矣又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云先儒謂
伯牛有惡疾將死夫子歎之夫以二子之賢
而不享年故曰夭顏冉禍謂凶禍夷齊謂伯
夷叔齊先儒云孤竹君之二子也父喪兄弟
讓國不紹武王伐紂二子諫之不從耻食周
粟餓死於首陽山下以夷齊之賢而致餓死
故云禍也若云萬物皆是道之所爲者道乃

第一八八冊

富愚夫而禍賢士何足敬哉且世有好賢惡不肖人必謂之君子妬賢嫉能人必謂之小人君子也人皆敬之小人也人皆鄙之道經云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使道之所爲誠如前說則不足敬也故曰何名尊乎○又言萬

聖

主

物皆是自然下二難自然亦道教所執儒宗亦執天爲自然文中有二也初自然即應無端難初句牒彼立義若內教說一切萬法從因緣生謂親能發起爲因疎能助起爲緣然一切萬法不出内外外者如草木等從種子

生名曰親因水土人時名曰疎緣內則人畜等從業惑生名曰親因父母二氣名曰疎緣若委細說具如下文今對外宗且畧叙耳謂彼儒道既執自然則不推因緣故莊子云不知所以然而然名曰自然又云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言皆自然也儒宗執者如司馬君實無爲贊云治身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道得失有命守道在己功成則天天復何爲莫非自然○則一切下正明○謂既不待因緣則石非草等因緣應能生草草生人

人生畜等以皆非緣故論畧舉以例其餘故
置等言即等一切非緣之事如火應生草木
水生魚鳥凡是一切不應生處皆能生也正
取人不待父母緣忽自生人等如西方無因
外道亦作此計瑜伽第七云何因緣故彼諸

外道起如是見立如是論答謂見世間無有
因緣或時歛爾大風卒起於一時間寂然止
息或時忽爾暴河瀾漫於一時間頓即枯竭
或時鬱爾花木敷榮於一時間颯然衰頽由
如是故起無因見立無因論清凉云與此方

儒老所計頗同又涅槃經中衲衣梵志求佛
論議佛問云汝宗何故知非因緣彼云我見
牛生便能唼乳龜生便能入水知非因緣佛
言若言唼乳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唼角
若言入水非因緣者俱非因緣何不入火梵

疏三

三

志辭屈投佛出家○又應生無下二自然不
應緣習難然前後早晚約時時乃踈緣中一
事通內及外如春蘭秋菊社燕賓鴻等各因
其時人須十月方乃誕生非自然也神仙已下
別約有情神仙要須宿稟寡欲之資鍊藥服

氣爲緣方能長生不老天下太平必藉忠臣良士武以定亂文以經世君臣相濟然後民安國泰時和俗淳人有才德之美皆資訓誨之力習與性成未有不學而自成者孟東野詩云擊石方有火不擊元無烟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信矣劉子云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知仁義必由教習執自然者不亦乖乎○老莊周孔下結責外應問曰設依我宗自然而成不藉教習復有何過荅便有聖人立教無益之過既賢者自然而賢不由教習

愚者自然而愚教亦無益聖人立教便成無用軌謂車轍則謂法則如世行車必遵軌轍爲法則也然老氏上士下士之說孔聖上智下愚之論在吾教中蓋宿習力故謂多生熏習純熟今得爲人諸識聰利人一已百聞道堊勤行孔老於此謂之生知上智上士故白樂天生而識字世呼爲三生人若宿世從異類中來未曾熏習或因秘悋不肯教人今得人身諸情暗鈍倥侗顓蒙誨而不學聞道大笑孔老於此呼爲下愚其中人者昔雖曾熏然

未純熟故於今世學之則成不學則殆由此觀之雖愚鈍之資苟能自勉於學縱未偕於上達亦自勝於不學者矣况中人乎聖人知學問有益可以革愚成智故垂典誥以爲軌則斯則因緣之理明矣而曰自然未敢聞命

○又言皆從下三難元氣此儒道皆執先牒義○文中有三今初氣變不應緣習難則歟生下正難歟許物切暴起也言歟然而生也神謂人之精神言初生之子八識雖具七情未彰良由創與境逢未知染著若漸長大慣習

力故愛惡滋彰所謂習以性成非由元氣使之然也論云豈得反質之辭言嬰孩者小兒之稱女曰嬰男曰孩愛謂染著惡謂憎嫌驕謂矜傲恣謂縱肆皆言情也○若言下躡迹轉難恐有救言且如孩子初生便能食乳不

得則啼豈待習慮故曰自然便能隨念愛惡○則五德下正難若爾五德六藝亦應自解不待習慮何故不爾言五德者即仁等五常或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然人生便知飲乳啼號者無始以來

慣習力故與心俱生如前牛不味角龜不入火皆因緣也豈是元氣使之然也○又若生是下次氣滅應無鬼神難儒者皆執氣聚為生氣散為死故今難云若爾氣散斷滅應無鬼神蓋鬼神之說儒宗許有故彼所知以難

莊

孟

之然依儒典訓神者伸也鬼者歸也陽魂曰神陰魄曰鬼然論語云子不語怪力亂神者蓋以鬼神理幽常人智淺故但令敬而遠之恐生惑著然豈謂之無鬼神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情狀謂百骸四體男

女構精之所成故曰精氣為物彼云游魂為變者即如佛教所說心識由無質碍任運能往故曰游魂意謂游魂與精氣合而為人精氣有滅而游魂不滅故為鬼神若內教說三品九類之中有福德者為神無福德者為鬼

勝劣雖異皆鬼趣攝○且世有下引事證成於中二初舉知宿命證非稟氣言鑑達前生事等者如羊祐之識金鐶晉羊祐字叔子幼宅門外祐樹穴中得金鐶一枚謂乳母曰此吾先世為李家子戲所藏也吾年七歲墮井而死事崔咸之徵墨誌唐崔咸父甄為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從事

有客廬老澤自言學道於隋朝雲隱寺李先
生每往來子以口傍善待之終謂銳曰吾當
與君成家作果子如共言出本傳為房瑄剖松
驗及生瑄成字果次律開一元中宰桐廬帶與
書唐房瑄過夏口入一廢寺坐古松下和璞
使謂瑄曰地得覺此中因廢寺坐古松下和
笑謂瑄曰地得覺此中因廢寺坐古松下和
禪師也出明皇雜錄及於齊德夜話引世之
孫觀書云堯中祈藏皆妻即德寄永禪師書
故有詩云飛動古唐紹刺燈前之犬開唐紹
松下有詩云飛動古唐紹刺燈前之犬開唐紹
馬給侍中常與對門李兒每待之
妻安諫曰勿與類紹中李兒每待之
山講武紹禮部尚書紹中李兒每待之
三合張說遷禮部尚書紹中李兒每待之
有郭元振坐於蕭下欲新之張說遷禮部尚
吾社稷之功死乃適房陵王先氏子紹七歲
參下運針為氏犬入房觸油汗永心怒遂以

剪刀刺犬剪而一折而犬猶活復換一犬
方斃吾犬九股折而犬猶活復換一犬
必斃吾犬九股折而犬猶活復換一犬
再換一犬頭方落出李古刀頭未落圓觀峽
中之舊約善相約自之峽入蜀路逢女子
觀謂原曰此善相約自之峽入蜀路逢女子
明年某日此善相約自之峽入蜀路逢女子
明云期至三女生作比丘云生三已而龍
原如期至三女生作比丘云生三已而龍
明觀云期至三女生作比丘云生三已而龍
此身雖異性常存依人遠訪東坡陝右之
夢遊蘇子由謫南安與雲菴公出城至五
戒禪師一夕雲夢同子由談笑未聞公忽
所夢與明夕雲夢同子由談笑未聞公忽
二已抵奉建安寺而東坡見三人因舉語
明觀云期至三女生作比丘云生三已而龍

坡曰軾年七八歲時夢身爲僧往來陝右
又先娶方孕時夢一人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
來游南安縣于大愚遷數五十年而坡時四祖
終九矣出盧女憶販羊之宿寃盧叔長倫家女
子桑間逢僧乞食問得食處女曰村東二里
土家飯僧遂往果得王氏問僧所從僧不出
實告既而王氏翁媼俱至女問女何知耶女
問女母曰我家設齋人無知者女何知耶女

自房出呼曰某年月汝適何胡父子何在前
媼驚起出母問女曰汝適何胡父子何在前
爲夏州販羊客姓胡宿其家彼殺我父子前
盡爲所販我後於其家作子十五歲與西山決
而終齋藥之資已過所須償也出逸史
我作齋雖然命債尚須償也出逸史
弑親之疑獄宋理宗初真西山決
父密語其友恐事洩相洩遂首於官即呼其
子問之子不諱及問其父并隣人皆不知所

以問其子殺父之故亦無可言者真察其事
暗昧乃前曾作何事即知勿謂汝一日真問
其父曰此事我已知汝但勿謂汝一日真問
曾作何事度牒二十年有鴻山行昔將錢
一錢營欲買度牒中夜殺行者瘞於厨下以
其錢營欲買度牒中夜殺行者瘞於厨下以
所以錢營欲買度牒中夜殺行者瘞於厨下以
真知行者之誠如所言當買度牒入鴻山出家

望

去

付其子將其父配五若此之類今古實多以
百其子將其父配五若此之類今古實多以
此驗知捨身受身自類相續非稟氣也又
驗鬼神下舉鬼有知證非斷滅於中二初唯
約理量破泛言鬼神者多是古聖先賢忠臣
義士功流後世澤被斯民正直無私英靈不

昧或鎮山川社稷或司福善禍淫國旌祀典之榮民逐禱祈之應者謂之正神其有木怪山精強魂厲鬼或乘人之衰耗或附物以傳通恐懼閭閻邀求祭禱者謂之淫祀正邪雖異皆具靈知若謂死而氣散則其神者爲誰

故東坡文集中多載鬼仙詩詞良可證矣○故祭祀下引教及事破言典籍有文者引教破如尚書金縢篇謂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禱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文云維爾元孫其指武王也覲厲虐疾遇此甚病也若爾三王謂大

王王季又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言三王季上王是也以旦代某之身周公自稱名請云云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翌日乃瘳既禱卜之武王又如禮記祭法祭義祭統禮運皆言祭禱之事又蔡氏月令云九月中氣日在氏命

有司合秩藟以養穢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祭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等皆其文也○况死而蘇者下引事破然說幽途事多關釋典恐彼儒者尚未信之今引儒者一說證之宋吏部侍郎葛立方字常

之所撰韻語陽秋云歐陽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既登二府一日被病亟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叅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追福果有益乎荅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又如崔子王之掌冥府事韓擒虎之爲閻羅王出校虞太博之爲更生佛席相公之爲皮場神出洪內翰皆幽途事之證其不能言感動妻子讎報恩怨者如左傳宣公十五年晉大

夫魏顆其父武子有愛妾武子疾謂顆曰當嫁之既疾篤乃令殉葬武子死顆嫁之親族難之顆曰吾從治命治謂後顆與秦將杜回戰于輔氏見老人結草以禦杜回躓而顛獲之杜回墜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以是報又成公十年晉景公疾夢大厲大鬼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前二年景公以無故余得請於帝矣謂曰此言帝者即吾宗之六月丙午公薨又江湖紀聞載南宋衢州人

鄭朝議從子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情至鄭生嘗語陸氏曰萬一不幸汝無再醮汝若先喪我亦如之陸氏曰要當齊眉何不祥如是相處十年生二男一女及鄭生疾且死方釋服陸氏盡携其資

疏

文

適蘇州曾公曹成婚方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他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乎於庭曰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視外題但有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視急足已不見啟緘讀之其辭曰十年結髮夫妻一

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而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爲人之婦慈不足爲人之母吾以訴諸上蒼行理對乎幽府陸氏嘆恨三日

而亡其書朝議男旬者得之○外難曰下躡迹通妨文中二先設難外人聞說人死爲鬼則謂人人死已盡皆爲鬼不知有六道輪迴轉受後身故作此難言合有見者如何不爾者論中假作不信有鬼之問故且如是其實

見鬼之事古今有之不能具引○荅曰下通釋也言人死六道者謂或有生天或還爲人或作禽畜或墮地獄前言鬼者但一趣耳言鬼復爲人者謂鬼業盡已或復爲人或轉餘趣豈古來下譏其膠柱如梁高僧傳說後漢

堊

堊

建和間沙門安世高舟行至郟亭湖泊舟岸上有湖神祠焉神降曰舟中沙門吾神宿世道伴爲我請之安至祠中神泣訴曰吾與師嘗爲道友以嗔心故墮此趣中幸相憫救師請現本身神曰本身醜惡恐相驚駭安曰無

慮忽有大蟒出於神後引首向安安撫之以天竺語說法化導蟒泣謝曰幸聞教化今脫苦矣以絹千疋黃白之資付安令作功德安爲建寺於豫章夜話云今洪州大安寺是已而見後山有大蟒死於草澤中自是廟不復靈此鬼趣轉生之例也今俗子無識謂佛菩薩同鬼神者吁可悲哉○且天地之氣下後稟氣不應有知難○謂氣無分別豈人得之而有分別乎若人因稟氣而有分別則草木等亦應有分別以所稟同故論亦應言且天地之氣本無

賢愚貴賤之異豈人同稟之而有賢愚貴賤之異乎而儒者皆執稟氣謂稟淳和之氣則爲聖爲賢稟渾濁之氣則爲愚爲不肖孰不知天地之氣本無差別自吾人宿習之不同爾其猶管籥之音隨竅發異故有清濁高下

之殊而吹者之氣曷嘗異哉若謂吹者之氣有異則何藉竹管之殊竅乎又李白桃紅姚黃魏紫無乃春風之各異乎何不辨其物性而責於氣耶○草木亦皆下舉例難也亦應云禽獸亦皆稟氣何飛走之不同蓋天地之

氣猶爐冶醜鑠之謂但能成物非物所本故爐冶雖能範金不能變銅鐵爲良鍍醜鑠雖能熟食不能變糠粃爲珍饈天地之氣雖能成物不能使草木爲人庸愚作聖良以草木各有根人畜各有本故也○又言貧富下四

堊

三

難天命此多儒者所執先儒解云命猶令也彼宗但以清氣上升至高無上曰天文中先牒義○則天之賦命下正難此有三難初即禍福多少不平難謂天道至公至平無偏無黨何故而有貧富貴賤賢愚禍福多少之異

又復於中貧賤禍夭者多富貴壽康者少世途目繫豈不然哉奚者何也○苟多少下結難也天實爾者則公平安在○況有無行下次禍福倒置非理難分二先正詰無行而貴如桀紂爲君守行而賤如仲尼無位無德而富如景公有馬千駟何曾日食萬錢有德而貧如原憲黔婁之類逆古義凶者如姦邪得志忠良遇害之類仁天暴壽如顏冉短折盜跖永年有道無道云者如世善人動輒坎坷強梁貪暴觸事利宜自古迄今此事屢有世

俗每謂天不平或云天不開眼故鄧攸無子人謂天不道斯之謂也○既皆下辨違上句即彼所宗天乃下躡迹正難文中且舉與不道喪有道一句意該前文無行而貴等何有下顯過即顯彼宗執天命者自違其教耳謂書云天道福善禍淫言下民之善惡天實司其禍福之柄作善者降之以福作惡者降之以禍淫過也此與伊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洪範享用五福威用六極意同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卷三

三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論中參用書易之文
故云爾也又坤卦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亦同此大抵皆謂天
道昭然禍福不忒今見無道興而有道喪則
似書易之說無驗何則且如忠良遇害則福
善益謙之賞全乖姦邪得志則禍淫害盈之
罰相反按其文而考其實全成齟齬故云何
有良以不推業理但執天命故禍福有時而
倒置也○又既下立教歸罪不當難先按定
謂世人見說古今治亂等事莫不皆謂天數

今難之曰若由天者經書所說只合責天如
何但責人邪如桀紂幽厲詩書所譏亂臣賊
子春秋所貶曾何不云天命乎其由狼虎傷
人麋鹿受殃故曰不當○然則下結責非理
若由天命則詩書禮樂懲惡勸善使人遠禍
就福以承天休者則成空言爾何則禍福由
天不在人爲天乃自然之理不容增損故也
言詩刺亂政者刺譏諷也亂政如人倫廢壞
風俗澆漓之類然詩有國風雅頌其風雅中
有善則美有惡則刺今舉一端但言刺爾尚

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異皆明二帝三王治世化民之道故曰書讚王道讚者明也揚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禮別尊卑使君臣父子各正其位而不敢僭越故曰安上樂音歌詠風俗美惡故

卷三

三

能移薄俗以就淳風故曰移風皆所以規人心於善道格皇天之休慶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影響惠者順也迪者進也言以順而進則合於天道故爲吉苟逆於天心則爲凶故云奉上天云云而論云豈是者反破之詞也

世人不知感召之端實由乎我一向歸之天命不但違佛教因緣之說亦失周孔詩書禮樂之本意故云豈是言造化者天之異名亦曰造物謂能造作變化萬物也然前書易等語皆明作善得善作惡得惡此則因果之理

明矣而但就一世爲論未推宿習故影響之報或時相反况執天命轉見乖張至下會通方能盡理○是知下結成未了

華嚴原人論解卷上